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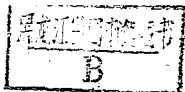
島人文

譯持仲苗 著懷谷英國好

售經地成書總科

島 人 文

法國莫洛懷著
胡仲持譯



科學書店總經售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

47.1250

譯者序

從敵人所佔領的地方，幾乎赤身地逃到蘇聯大後方的我，每逢感到寂寞的時候，往往想起那一位時常在咸亨酒店的櫃檯邊站着喝酒的淩源的孔乙己來。

我同孔乙己一樣，過着這地的文人生活。我能夠和同自己的身價高過了孔乙己麼？譬如有一位名教授能夠記誦古希臘文著作裏的名句，而且懂得一些古希臘字拼寫方法，我會見了他少不得蔚然起敬。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不能夠，不懂得。既然如此，我原更應當尊重孔乙己了。理由也很簡單。第一，孔乙己背得古中國文學作品上「四書」裏的名句來，這在我還背不出。第二，我至今還沒有知道孔乙己所說的「回字的四樣寫法」。至於茴香豆，茴字怎麼寫，要是沒有孔乙己告訴我，現在我是否寫得出，實在也是疑問。大家知道，中國文學作品和中國文字對於我們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比古希臘文學作品和希臘文重要得多。那麼，我們怎麼可以不尊重在這些方面比我們「有一日之長」的孔乙己呢？倘說孔乙己只會抄書，不會創作，因此不值得我們假惺惺，那真大

錯待錯了。要知道孔乙己的創造人魯迅是比誰都看重鈔書工作的。他寫孔乙己的時候就是他親手鈔寫過了許多古書和碑帖，正在熱心於「古小說鈔沈」的鈔寫的時候，他把鈔書的專門技能放到孔乙己身上是含有自嘲的意味的。即使退一步說，魯迅的鈔書帶着學術研究的性質，跟孔乙己的鈔書大不相同罷，那麼，我們也得反問一下：在我們中間，像孔乙己那樣「寫得一筆好字」會鈔鈔書的究竟一百個人裏是否有一個？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相信自己的身價高過我的老同行孔乙己的。孔乙己的前途是一團漆黑的絕望，就因為當時的社會看不起他那樣的沒有中秀才中學人的文人。現在離開孔乙己生存時代差不多有四五十年光景了。在這期間，中國據說是大大的進步了。事實上呢，美國留學多年的陶行知那樣的教育者們甚至對於僅僅認得千把字的小學生也看重到了極點。他所創辦的小先生制是獲得社會上一般的贊許的。然而我仔細體驗了一番之後，我却覺得孔乙己的時代還沒有過去。

在今日中了「秀才」「舉人」的文人們，如林語堂博士之類，正同孔乙己的生存時代一樣，是相當幸運的。此外呢，文人們的遺跡也並不比孔乙己好些。我先來說一個沈痛的故事罷。這是兩年前我的第三個孩子講給我聽的。在她讀書的那個小學校裏，有一

個教書教得好好的教師，因為窮得買不起高價的飯菜的緣故，偷了一個寄宿生吃剩的冷飯來吃，因此給小學生們又輕蔑，又憐憫。這可不是活生生的孔乙己麼？然而這却是在半淪陷區的上海的故事，在這光明的抗戰中國大後方，當然是不足為例的。那麼，就來談談現在住在桂林，身價跟孔乙己差不多的我自己罷。

我沒有寫過什麼獨出心裁的好好的作品，只會鈔鈔書。（在今日出版商看來，翻譯工作和編纂工作就是鈔鈔書）鈔書生意是有的，代價同排字工價一樣。這一項收入除了夠得到每天吃三頓飯之外，還可有小小兒奢侈一下的餘裕。這樣的小奢侈是跟孔乙己上咸亨酒店用茴香豆下酒吃差不了多少的。可惜我也同孔乙己一樣，「有一個壞脾氣，便是好喝懶做。」（這一種壞脾氣不應當完全由我自己來負責，工作的被動性和代價低還是很大的原因）我和孔乙己相差的一點就是「沒有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這是因為我的鈔書費往往要等到審查通過之後，方才完全領得到，而且書籍紙張筆硯總是我省下吃飯的錢來自己買的原故。就由於這一點小小的差別，叫我鈔書的人到現在還有，而且我也無須「偶然做些偷竊的事。」

我覺得不算是我自己，就是相識的和不相識的無數文人們——當然中了「舉人」的

「秀才」的是例外！大家有着同孔乙己一樣的迴響，同孔乙己一樣的弱性上的弱點。我可以說魯迅筆下所刻畫的孔乙己實在是中國文人的象徵。那麼，昨日的孔乙己的前途可不是深淵一團的絕望麼？今日的孔乙己的前途，否也如此呢？

想到這裏，我記起魯迅的一句詩來：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對啦！今日的孔乙己感覺到絕望的虛妄了，不再像昨日孔乙己那樣的絕望了。使今日的孔乙己感覺到此一點的也就在創造着昨日的孔乙己的魯迅。他知道鈔鈔書，把自己所學到的一些知識教孩子們是比做西醫賺大錢需要得多神聖得多的事。他前年在醫科學校中教了學業，專門來幹那一套工作。他一輩子鈔了不少書，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和雜文，還給孩子們教了幾年書。那些所鈔的書，所寫的文章作品，在當初的「正人君子」看來，正同孔乙己所說說的「君子固窮」「多乎哉不多也」之于咸亨酒店的夥計和孩子們一樣，沒有多大價值的。然魯迅死後，終究被公認爲中國不朽的文人了。雖然魯迅這族的生活還是單條，然而靠乾沒魯迅版稅偷印魯迅著作而發財的出版商却頗有幾個了。不但如此，當初上海預約只不過法幣八元的「魯迅全集」，現在放在桂林桂西兩

的索價裏，索價到法幣四千元了。

當然，魯迅是千載難逢的傑出的大文人，我們後生小子是「不敢望其項背」的。然而他一生鬥爭的經驗和他作品裏所蓄的偉大的思想却深深地教化了我們。因此我們不能再像孔乙己那樣一談談着絕望了。我們知道，在文盲佔着極大百分數的今日中國，誰是虛僞認得手把字的小學生也還值得看重，值得利用，那麼，我們究竟比小兒多讀幾幾年書了，我們怎麼敢看輕我們自己呢？

今日孔乙己儘管有着「的覺悟，知道「絕望之爲虛妄」了，然而生就了「好喝個做」的壞脾氣，面對着無情的現實，總究並非無法子「活下去」不可的。

怎麼辦呢？既然只有鈔鈔書，還是鈔鈔書。不過市面上鈔書的代價太貴了，首先茶搭些份子，跟約我們鈔書的老板商量地討價一頓。辦法有時成功，有時可以不免碰一鼻子灰了。因為紙價一天高高起來，紙飯對於一本印出的書，只有重負紙不看重黑字的。他付出書的成本會計着一套牢不可破的預算公式，就是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作爲白紙項下的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下作爲黑字項下的支出。紙價因爲負擔過難的關係

寫只是往上漲，排印工價因為各印刷工廠生產能力總是求過於供的原故，也只是往上漲，而讀者社會的呼聲則是一般的書價已經太高了。在這樣的矛盾的夾縫中間，在老板們牢不可破的預算公式之下，爲黑字盡着心力的文人們要討價還價可不是難上加難麼？

◎第一個辦法有時既銀行不道，那麼想想第二個辦法罷。什麼辦法呢？就是把早先鈔好的（當然也可以翻譯好的）現成的書拿出來換換錢。

第二個辦法的嘗試在我就從「文人島」的重版開始。這是兩年前我在上海養病時候所譯的，在文載道和巴人所編的「魯迅風」週刊上連載過。我很喜愛這個作品，因爲其中不但有着莊子那樣豐富的奇想，和斯耐夫特那樣美妙的幽默，而且針對着魯迅所說的「空頭文學家」加以深刻的無情的諷刺，也就給一般的文藝學習者提供了無限寶貴的教訓。作者莫洛懷是相當有名的法國大文人。他在英國文學研究上極有價值的供獻使他進了通儒院。（這資格相當於前清時代中國的翰林）他寫過許多文藝著作。他那一種從現代社會的實際體驗產生出來的獨創的調極受國際有名的文人們的賞識。我國故詩人徐志摩就譯過他的書，給他排過場。法國戰敗以後，他寫了一部書，叫做法蘭西的悲劇。現在他流亡美國，正爲「自由法國」的復興，站在同盟國方面，用筆桿作着反法西斯新

臨的鬥爭。他目前的生活，正同我們的林語堂博士一樣，是依靠着英美讀者的。

當莫洛懷寫作「文人島」的時候法國的文藝界呈現着極度混亂的狀態。有一批「空頭文學家」因為缺少了健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緣故，一味感嘆着生活的苦悶，想要從現實社會逃避。他們企圖着把文藝重新帶進到「象牙之塔」裏，使它不但跟科學隔絕，而且跟現實社會隔絕。他們主張擺脫了靈性的束縛，擺脫了美學上或是道德上的種種顧慮，完全憑着心理的自動，用文字或其他手段來表現自己的靈感。（一種超現實主義派代書人卜萊登的解釋）他們標榜着這一種主張是超現實主義；因而有不少青年盲從附和。莫洛懷就寫了要對這一種惡劣的新傾向諷刺一下，才寫這一冊中篇小說「文人島」。

在「文人島」裏，莫洛懷描寫奔放的想像，把文人們的心理上最容易犯到的種種弱點湊集起來，編成一個新奇動人的故事。這一種湊集起來的藝術手腕，在文藝術語上叫做「概括」。這使每一文人讀了「文人島」的故事，都感覺到親切有味，因為故事裏的諷刺所刺中的不是他自己固有弱點；就是他所熟知的文人們心理上普遍地存在着的弱點。舉例來說，文人島上最受尊敬的文人亞爾培帶費去了一生的光陰，只寫的是寫三十行的詩一首。這事對於跟高疏的文人們的學於氣習的諷刺。另一文人魯吉柯寫了一萬

六千九百頁的一部巨著，書名叫做「我爲什麼寫不出東西來」，這是對於思想貧窮的文人們的虛偽修習和虛草氣質的諷刺。最有名的戲劇作家散宜宜的劇本既薄到聽衆們大都不懂得其中的意義。這對於鑽着牛角尖的文人們的一僻氣習的諷刺。這究竟存在文人們中間可不是普遍地存在着麼？

正惟「文人島」這個作品是經過作者的「概括」手寫成的，所以從這中間，正同從「孔乙己」中間一樣，可以看出作者「自嘲」的線條來。前面已經說過孔乙己的鈔書本領暗示着魯迅自嘲的意味。同樣，文人島上建立着的大理石的雪萊裸體塑像也暗示着莫洛懷自嘲的意味，因爲莫洛懷是那偉英國大詩人的崇拜者，又是有名的 *Alibi*（雪萊傳）的作者。然而這種自嘲的線條却並不妨礙作品本身的諷刺效果。粗略地看來，文人島似乎挖苦着一般的文人，仔細地看來，它所挖苦的實在是當時流行着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們。孔乙己呢，所諷刺的似乎是中國一般的文人——連作者自己也在內罷。其實作者的諷刺對象；他所否定的方面只是孔乙己所代表的冬烘精神。這種精神是反對新文學運動的一切守舊分子全都具備着的。單就「寫得一筆好字」「背得出中國古書上的文句」「認得不少字」這幾點來說，孔乙己是值得我們尊重的。然而他們在精神上却跟現實社會根

大地隔絕了。他對於時代可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當然無緣。他從書本上獵取了一些知識便沾沾自喜。他以為文學上「高」的表現，法就是搬弄時樣詞藻罷。他感到孤獨，却不知道孤獨的原因是什麼？這一種冬烘精神和法國的超現實主義有根本的共同點，魯迅所否的方面就在此。

冬烘精神以是今日的大學裏，中學裏，小學裏，書店裏也還普遍地存在着。我敢說一句：今日中國西文人中間能夠把這與眾不同的精神完全克服了的還是佔着極少的百分數。因 我們說孔乙己是中國文人的象徵不算怎麼錯。然而社會對於進步的，有活力的，真正創造出來的東西的要求，愈發愈強烈了。在這樣的要求之下，守着冬烘精神的自己向前途當然只是墜落，只是絕望。今日的孔乙己如覺到這一點，那就得無條件地放棄這種精神。光明的希望是有的。可是要實現希望，却非奔進，實社會中間去，認識進步的真理的目標，繼續不懈地艱苦，磨練，學習，努力，奮鬥不可。否則

希望之爲虛妄正與絕望相同。

附片：本書封面及插圖四幅上的木刻是今年木刻家鄭鐵頭所刻的。

一九四二年八月胡仲持于桂林李子岡德鄰齋

我在這裏所要講的只是文人們及其習俗，和我在他們中間的經歷。我回來後，以前所經過的事，我別着筆寫進我的大著作「太平洋」裏去，那部著作，得經過了兩年，才可以完成。然而要使讀者了解這小品，我却少不得把這次旅行的簡歷，簡略地來說一番。

我的父親，若痕·張勃來爾本是小船主；在法坎普和愛德來塔我跟着他。差不多滑盡了我的幼年。當時我最大的樂事就是乘着他叫作「卡洛格」的那種舊式的大肚子木船，和漁人們一同出去；因此我從小時候就有了漁人的本能，我所說的漁人就真能夠駕駛帆船，不管怎樣天氣總辦得請航路的一種人。在我的眼裏，魚雷艇或是汽艇上的現代水手只不過是在海洋上駕駛着競賽汽車的操匠罷了。

做著我的伙伴的漁人們對於我——這位法坎普的小紳士——是刮目相看的，我在他們中間也就要不得地受着了過分尊重的待遇。後來我的父親送我進了巴黎的學校，同學們拿

窮的北方口音在那裏尋着關心，我當即對他們不高興起來。我是用手搥在袋裏，向有場上蹣跚方步的這一類陰沉沉的學生，什麼朋友也沒有。我需要着同儕，而我，盡避阻當了我爭取同情的去路。

幸喜我剛離開了學校，機會抓住了我，把我投回到適於我那怪性格的一條生活的路上。危險，辛苦，散漫的宿處，寒冷和風雨都沒有惹得我驚恐，我所怕的是讓人們密切的接觸。

我不久就做了軍官，軍隊的紀律用我所需要的繩子捆住了我。一個細小的紙條把我害怕交際的心緒調飾了一下；我受了傷，便在醫院的期間愛上了一個還算標緻的女看護，要跟她結婚。她拒絕了。我是就在這開小差期間，摸到規避男女交際的法門的。你和講，對於我，你對於許多青年們一樣，是最苦悶的事情。我接着幹什麼好呢？我不會學到什麼生意經。我的父親已經在戰爭中間死了，他的遺產也已經賣掉了；我唯一的興趣就在水手的或士兵士的生活。我打算留在軍隊裏，可營中生活却跟戰場上很不同。我的野性轉入了根深蒂固的神祕緊張狀態；凡我的同伴覺得高興的事情，在我看來都是痛苦而且無謂的。一九二二年我遞上了告退書。我的母親那時剛放世，留給我一

些銅財，我有着移到殖民地去住的念頭了。

正在那時候，一個年青的法國人格德德獨自駕着一隻十一公尺長的小帆船，橫渡了大西洋，而且把他在船上所寫的日記出版了。這套到了我的心上，猶如一個默示似的。雙身的航行！天生我就要找這一辦。只是大西洋不及太平洋那樣打動着我的心。我一向是斯密文生須華勃和康拉特的愛麗者，老是耽迷着那些名稱希奇的島嶼，布太里太里、阿普麥麥諾魯魯之類。『環狀珊瑚島』這名詞就使我出過神；我不由得想像起環繞着深藍的礁湖的一簇珠光寶氣的東西來。正同我害怕着動不動鬧脾氣的風暴的歐洲女人相對照，我神往於意想中那樣的未開化的女子：一種忠實的，靜靜的，肉感淡淡的生物。

不到一個鐘頭，我就打定了主意。

格德德在他書上的末尾，把幾點實際的經驗，供獻於那些抱有同樣志願的人們。他仔仔細細地說明着船的模式樣，而且開列着設備和儲藏品的名目。我就這些來盤算盤算，便覺到自己的錢很快就要用去還不夠了。我跟我的律師就這事情討論了一番，他便勸我再看一兩家大報的發行人，請他們登載我的航行記事，從這上頭得些錢。這番約件是好的，於是我得以簽定兩個有利的合同，領到預支的稿費，而且定造我的小船了。這是

柏森漢式裝備，全甲板，十噸的船。

跟我訂了合同的那家報館當然巴不得把我的遠征預先向讀者誇大地報告一番，便要
我寫一篇關於我的計劃的文字。我把心中打算去的地方描述了一遍；在接看的一個星期
中間收到了報館轉來的幾封信，使我十分的吃驚。那些寫信給我的人們大都想望着給我
做同伴。於是我感覺到自己原有的精神狀態——即對於社會生活的恐怖以及脫離生活
的慾望——在今日實在是普遍得遠出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在巴黎做着汽車夫或店員的俄
羅斯的海軍軍官請求我讓他們一同去，做我的証員。博物學者，電影技術人員，藥館裏
的廚司各自表白效勞的意思。然而女子們却特別懇切地央求我帶了他們一同去。「我一
向是多麼苦悶呀……我還是來做你的奴隸罷……我願跟你縫縫洗洗……你把我當
作用人看待就是。我一定要離開法國，我的確是非離開不可的。」一個說。「我在報上
看到你的小照，」又一個候補者的信上說。「你的臉相是苦悶的，可是，溫和，你有着
一雙可愛的眼睛。」信上這一種話使我十分開心，然而我是早就決定獨個人去的了。最
後收到的信，有一封是安那寫來的。還沒有展開來看，我就覺得那封信跟以前收到的各
封大不相同呢。我愛好那樸素的頭箋，那整潔的筆跡，那老練的文字。「先生，我不

知道這封信是否值得你費神一看呢！可是如果你賜答了——這是我所不敢希望的——那麼，我就可以下一個判斷了，我剛纔讀過了你的大作：你是要去幹那一種在我只能夠夢想夢想的事了。我一輩子只是愛着海；我在陸地上夢想着航海的風味，刮面的風，打向船邊來的鹹水的浪濤——太平洋的羣島……讀着大作的時候，我彷彿到了自己心願的話。因此，我告訴你罷：我是一個很年青的寡婦，十分自由，而且有些錢。我想望着和你一而去。一下子就覺得自己並不是請求着做你的床伴，却請求着做你的船伴。我以為這是可能的。我一定可以幫襯你。你做海員的能力，我一點也沒有知道；我的能力呢，是我的朋友們——其中有藉幾個心直口快的英國人——大家那承認着的。你或是像你這樣的其他什麼人正適應着我的需要，因為有些工作必須用可憐的女子所夠不到的精力方才可以着手呢。至於寫信費來說，則關於買船和船上裝備的費用，以及航行上的種種開銷，我們可以平分起來負擔。可能的麻煩呢，一點也沒有。我在世上只是獨自一個人。我這麼着，沒有人會因此而怪到你的。為什麼我寫信給你，不給我的水手朋友們當中什麼人呢？因為俾你這樣的生活經驗是難得遇到的；又因為大作上所提及的那些詩人的名兒正是我們有着共同的與味的證明。我的通信地址：聖路易島，布達街三十九號。

我的電話號碼：戈培林斯三一——三五。如果你要來看我，請先通知我；除却是星期一和星期六下午，我在博物院參加研究班的時候以外，任憑你揀什麼日子什麼時刻，我都可以跟你會面。」

「爲什麼我當時寫了回信去呢？這是違反着我的一切誓言的。原來那來信引起我的興味來了。信上有一種丈夫無微不至的格調，足以使我安了心，安娜·台莎夫斯這名字是美麗的。」怎麼不去看看她呢？「我這樣的問自己，同時我又想到變更計劃的種種辯解了。她負擔了經費的一半；這番航行就不必顧慮到金錢而有著把握；就是要延長日程也辦得到了。那隻船船身小，船上的設備可以算得齊全的。船裏面用屏風隔起來，搭兩張床鋪也不至於有什麼困難。當我去看台莎夫斯的時候，我早就準備好退讓了。一見面，我就打定了主意。她並不是十分美麗的人兒，然而她的臉上却有着她信上那樣可愛的整潔的風韻。她的聲音是迷人的；雖在四年之後的現在，我還覺得她是我一輩子所遇到的最率真的人兒；同她在一塊兒，我不但從未感覺着惶恐，而且我還以爲不自在這一顆心緒本身才是荒謬的。她所說的話都直截痛快，既不噁鼻，並不遲疑。而且，我們的談話大抵是兩個海員的談話。攀談了不過五分鐘，我們就着手打帆的樣子，兩船上儲備品

的快厚了。

安娜的意見以爲船上只要裝兩個帆，就是主帆和三角帆，用不着斜桅，然而我的艦却早已在建造中，況且我們有兩個人，使用斜桅也不難。她一知道我的船已經在法國國內定造了，不由得非常驚異。要在太平洋巡航，最方便的出發口岸是舊金山。照着我們的計劃，在那裏定造豈不好呢？她在阿美利加有看很多的朋友，她可以托人監督工程的。這番話在我認爲很有見識，我便答應着竭力用情商的辦法，把我前在聖那曼耳所訂的台同取消。那時候，我已經說着「我們的船了」。

我踏着她她的生平講些給我聽。她原來是在芬庭縣一戶謹嚴的人家生長的；十八歲的時候，她的家長並不同她商量，就把她嫁給了一個鄰居，一個上了年紀的富人。在戰爭期間，她喪了丈夫以及最接近的幾個親戚。無論是做女兒或是做太太的時候，她都沒有享過什麼福。「然而我也不願意把自己只當作悲劇的例子。我從來沒有很苦悶的時候；我有着一種幽默感，每逢最難受的當兒，這總使我看到自己的苦悶的可笑相。」她喜歡認認真真地做事。她家裏的一切使人發生着細心而且周到這一種印象。那邊家具並不多，可是每樣精緻。四壁是赤裸裸的；拉雜的東西一點也看不到，有的只是許多畫

籍。我在那裏聽見着關於航海，游泳和醫藥的種種著作呢。她的汽車等在門口，她便親自把我送回巴黎的中心區去，她車開得很好，很穩，毫不費力似的。

我們從舊金山到檀香山的一路情形，我已經說過，要在另一部著作裏來敘述。在這裏只說旅行上一切平順就夠了。我們的船「亞倫號」是一隻很好很好的海船。起初我們覺得少不得要枯流地來守望，然而不多時我們却已經明白：只要一到了夜，把舵柄轉住了，把帆完全捲起來，那麼等到我們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怎麼離開了正確的航線。我們經過了三次大風暴，有一次是十分凶險，安福就在那一次風暴中間表現了大大的勇氣。

正如我們第一次會面以來我的預料，她是海行上理想的伴侶。她有着一優秀的組織才能。我們在船上，儲備品全都是她在舊金山購辦的；當我們航行的期間，我們簡單而且衛生的飲食也是她調製的。她從不知道發脾氣。每逢危險的當兒，她的態度是自然的，她的行動是井井有條的。我常常叫她「老闆」。我們兩人發生親切的關係了。安福不願人家向她求愛，也不願受人家的保護；如果說我們好像弟兄一般同居着，這聽來也許有

些迂腐了罷，可是用這句話來描摹我們兩人的關係倒是極好的。倘要準確，那我還得補充看說，我們兩人的關係，更要複雜些，我往往在這些憤慨中間，彷彿發現着魯懸和柔情似的，但是一到那時候，我却就趕緊工作，想到旁的什麼事情了。

我原定的主意是從夏威夷羣島到太希蒂去，順便繞過瑪亞散羣島和太馬多羣島觀覽一番。檀香山已經使我失了望，這不過是美國的蒙德卡羅罷了。我心裏想：日後看到了海上閃爍着的一大圈一大圈的白珊瑚之類，總該覺得新奇的罷。從檀香山出發約莫過了二十天，我把方位考察了一番，便知道我們是在經度一六一·一二，緯度三五·三。我們也快近番甯羣島了，這是一羣巖礁的荒島，據芬特萊的日用便覽上所載，那邊却也有着英國的海線電報修理站；我就打算在那邊添裝船上所用的淡水。

傍晚，我們進到了茫茫大洋上死一般平靜的地帶。險惡的小波浪，每個都是倒頭逆成了白沫的，開始用急驟的不規則的節奏打着船頭了。於是起了一陣強風，這急急地加強起來，而地平線上墨一般黑的犬堆的雲顯得很低很低了。不一會這風變得真是猛烈，「亞倫號」便開始傾斜了。天氣是氣鍋也似的熱。我們早就見過幾次惡劣的颶風了，然而我們却立刻覺到：那些颶風比起現在的來，只不過是孩子們遊戲罷了。天空只見一

堆一堆的黑雲，給風刮得飛馬一般奔逐着。巨浪一陣一陣进到船上來；每一陣都使甲板沒進到水裏。沒着的舷板在海洋裏刮着了。

船上的帆全都捲起了，舵柄在船中央纏住了，我們這才得到了賒賒的休息，然而我們還不得不緊緊地抱住了桅桿，免得我們自己被風刮到船外去。安姆站在颶風裏，亂飄着的頭髮，快活的臉孔和前靜的眉目，看去儼然是海的女神。快到夜半，正當我們分明一無辦法而被浪濤得更高的時候，他說：「我們去聽罷。」雖然天錫的蓋板沒有移動，底下一切東西可都受在水裏了。我們兩人因十分疲乏的緣故，用腳筒竭力抽了水，便都睡熟了。

過了幾個鐘頭，一陣狂打着「亞倫號」船身的怪聲催醒了我們。是日間呢，還是夜間？我倒什麼東西也不見了。船身傾斜得好像屋簷一樣；直立是不可能的了。我手脚並肩地爬到了甲板上。

天上的雲這麼低又這麼濃，那時雖然是白晝，三十碼以外可就什麼也看不見了。波浪一陣因似一陣地威脅着。我們的斜桅折了，爭就不住地撞擊着船邊。先前安姆會教我不要用斜桅，怎麼當時我不聽從他的勸告呢！帆樑上的板已經碎裂了，「亞倫號」是

一從破船了。我叫着安媽。我要她算着把斜桅搖開去，因為這東西蓋着我們的船身上撞出一個洞來的呢。」我想我們是完了，「我對她說。她迎着海風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便微笑了。

經過了一個鐘頭的工作——這中間我冒了十多次給風帶到船外去的危險，總算避開了斜桅，讓他飄走了。這還算得較小的一個危險呢。過後，熱辣辣的一陣急雨向我們的臉上打來，於是我們又復走到船裏去。在剛才一番救急工作中間，我們的衣服已經破碎了，但是安媽正想換一換衣服的時候，她却見到我們的衣櫥都浸在水裏了。還有更嚴重的：各種器械已經東歪西倒了。羅緯儀再也找不到；安媽的鐵粉碎了。芬特來的日用便盆和地氈之類是希爛的一堆泥漿了。此後，我們即使逃得過這次風暴，我們除却亂撞瞎摸以外，也無法駕駛這隻船了。不但如此，我們可還能夠再張帆的麼？我們已經失掉了斜桅，帆也都破了，幸而在這些慘澹的思想中間，我們又復朦朧地睡過去了。

當我張開眼睛的時候，一個非常沉靜非常寂寞的印象撲我忽地一驚，「亞倫號」全身浮平穩穩地正在發涼。從窗口照進一道明亮的白濛濛的陽光來。我一跳就到了甲板。十個壯麗的景色迎接着我。在我們的前面，綠紅的黃澄澄的天空，升起太陽來。風是停了，金色的和紅紫色的浮雲，層一層地掠過了緩洋洋的空間。天上曠曠的黃色反映在海上，這海就在我們周圍蕩蕩地發響。

「安撫！」

她跑了過來。我看見她赤裸裸的身體上披着一條毛毯。

「脫險了麼？」她問我。

「我們還余不穩呢。」

「風光好不美麗呀！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嘖？」

我對她說：「這我再也沒有法子來弄明白了。旋風刮得我們離開了我們的航線有多麼

這，只有上帝才知道。

「帆呢？」

我指了指那些帆給她瞧；於是她提議着，用一條毛毯來充當主帆試試看。

我們必然是靠近陸地了，因為船的周圍有鳥兒飛着呢。在太陽光下，我傍着她坐下，我們開始工作了。說來奇怪，當時我們雖然還脫不了大難，可是我們不悲傷不着急。反而兩人都感覺到和平快活的心愜了。

初冥中午時候，我走下船艙去，找尋一張什麼地圖，等到我空手轉來，她說道，「陸地現了。」於是她指給我看看遠一條線，黑沉沉的，短短的。這是一個島，滿着矗立的山峯的一個島。然而我們離開那個島却遠得很呢。我爬到桅桿的頂端去，除幾塊帆布擦動了好一會。幸喜潮流正把我們帶向陸地去；我當即看得出一個地方了，過後我又看見了「叢森林」以及在我想來，什麼城市的亮燦燦的一簇屋頂。

「可是這好不奇呀，安娜。這是一個口岸啦。我看見好像碼頭的東西了。我們到得什麼地方了呢？這並不是發雷峯島。發雷峯島不會有山的，我猜不出這是什麼市鎮：



圖一四四 鶴立於石上，其頸下垂。

一個燈頭以後，有一隻小艇向我們這邊開出來。等到近了，我們看見小艇上載着許多白種水手們，不由得驚訝起來。爲什麼我們原先會猜想開來的是土人的獨木舟的呢？我不得而知了。

安娜把身上的毛毯裹得更好些，裸露着一個肩膀，她是很美麗的。小艇前邊有一個頭髮打成一綰一綰的槍手，他用英語叫喊道：「你們是誰？」

「法國」，橫渡着太平洋的；昨天晚上晚上的風暴裏，我們遭受了不小的災難。我們可以拒絕到這地方來修理一下麼？」

他似乎沒有主意了，便說道：「這不是我好決定的。有委員會嗎……你們到口岸來就是了。」

我拋給他一根繩索，便請他把我們的船拖了去。他說我們可以走到他的船上去的，然而我却不肯離開我的船，而光身裹着毯子的安娜又不肯單獨和那些人在一起。他的小艇拖着我們的船，把我們領向市鎮去。安娜和我談論着，不知道那些人是那一國的？他們沒有戴着英國水手或是美國水手的帽子。

「可他是澳洲人！」

「不，我想不是的。」

小艇的後部懸着一面奇怪的旗子，白底上有兩個女人頭臉的旗子。

那碼頭並不大，可是很整潔。碗泊所漆着藍白兩色。同小艇上漆着的一樣。那邊一校旗桿的頂上掛着九個頭臉的白旗。

安娜扶着舵柄走上去，我呢，忙着把幾件東西放在一個口袋裏帶上岸，於是我們上陸了。那營救者把我們領到一個棚屋裏，教我們在那里等委員會來視察，並且問我們要什麼東西。安娜要的是一件衣服，我呢，一條褲子。那些水手中間有一個急急地跑到市鎮上去了。

我問當地有沒有法國領事。

「沒有，」那舵手回答道。「這地方什麼領事都沒有。這個島是私有產。」

「私有產業麼？那麼，是誰的？」

「文人們的。」

「文人們是那些人？」

於是他又獲勝到委員會了。這在我們是莫明其妙。

「你可是文人？」安娜問。

「噢，不，」他用着一種富不起似的口吻說，彷彿那是太客氣的一個推測。「哦，不是，我是一個巴子。」

「多麼奇怪的一回事呀！那你就叫士蓋了罷？」

「士蓋是沒有。」

「那麼，這個島叫做什麼島？」

「這先前叫做美亞那；現在是文人島了。」

恰在這時候，水手帶了一個包裹回來，他把包裹交給了我們，行了一個禮，便恭恭敬敬地退去了。安娜葉開了身上的毛毯，便把衫子穿上去。這是稱薄的藍色質料做的，用一根絲帶當腰繫住；包裹裏還有一個大大的黃琥珀頸圈。

「你瞧，」她對我說。「照顧得多麼舒齊呀！他們是快活逍遙的，這些陌生的人們！」

我們竭力思索著美亞那和文人島這些名兒，可是我們兩人都覺着以前從未聽見有人講起這些名兒呢。

四

一所漆過的木造的小平屋上有一塊牌子，刻着「短期移民」這幾個字。我初料着那地方該是充滿着煙草氣味，遍貼着通告的稅關廳，可是我們進去一看，那屋子却是一間賞心悅目的書齋，有幾把細着華麗的花布的椅子圍住一張漆得黃蒼蒼的什麼木料的桌。茶點端上來了，是英國鄉下人家的一種茶點，粉紅色的和綠色的糕餅，很大的葡萄乾蛋糕，一薄片一薄片的褐色麵包和奶油。四壁全是裝滿了書籍的書架。椅子有三把是審問我們的人員坐着。我們走進屋子的時候，他們都站起身來。左首的一位是俄羅斯人式的小個子，亂蓬蓬的鬍子，但是那雙眼睛卻深銳而且和藹，中央的一位身材很高，禿了頭，下巴刮得光光的，差不多像是日本人的臉孔，看去有學識而得有些凶相；右首的一位則比其他兩位年青得多了。他似乎是風流瀟灑的人物。他那蓬鬆的一撮一撮的頭髮是霧一樣黃蒼蒼的，兩隻眼睛則是青裏帶些灰色。顯然，坐在中央的那個人是做主席的，不料他用彷彿歌唱似的悠揚的音調講着法國話了，話裏有着怪精緻的好些句子。

「我來介紹你們罷，」他說，「給我的兩位同事魯吉柯（那粗相的小個子）和斯內克（那美少年）。我自己名叫日耳曼·馬丁；此番查察你們，我所以忝任主席，就為的是我生於法國。然而我還得立即通知你們：這個島上的『文學語』是英語。請教兩位尊姓大名？」

「我是彼得·張勃來爾，」我說。「這是馬丹·台沙夫斯，這女海鷗是我的伴侶；我不知道你們接到了那些證，有我們橫渡太平洋計劃的法國報紙沒有？前三天，我們的船碰着了風暴完全動不得了。我們只希望着把船拿到這裏來修理一下，再繼續航行。我在船破上有錢可以付修理的費用；不夠的話，台沙夫斯還有款子存在威斯德敏司德銀行，我想可以打海線電報去……」

「先生，」日耳曼·馬丁用了厭棄的口吻說道，「錢的問題請不要提了罷。這問題是壞了……我們的巴子會修理你們的船的，這是他們專長與幹也沒有的事。我們短期移民局所要決定的問題只是能不能准許你們住在文人島。談一句話：就是我們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挽留你們在這裏住幾個月。」

「幾個月麼？」我吃了一驚說。「但是——」

「我請求你們，」馬丁用了一種似假裝非假裝的神氣，打斷了我，「安心等著，你一定會覺得什麼都辦得齊齊的。馬丹，請坐。你喝杯茶罷？」

假得要命的安娜欣然接了茶杯。斯內克把點心遞給了她，等到我們兩人都覺得坐在那裏安心了，馬丁接下去說道：「我們來考察一番罷。你們兩人是要原裝自己來渡橫太平洋；駕着的一隻小船，我剛才查看過了。這番對人的遠征有什麼目的，你們可以告訴我們麼？」

「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對於海洋的愛好以及對於平凡的社會生活的恐怖。馬丹查莎夫斯和我兩個人感覺到同樣的需要，就是要逃避文明多少時候。我們兩個人都是好水手，因此，們在這次航行上做着伴侶了。」

馬丁兩眼亮晶晶的輪流着向他每個助理望一望。「真有趣，」他說，把拖長的重音放在「真」字上。

魯吉柯把他那清秀的兩眼對着我的兩眼呆看了一會。「親愛的張勃來爾先生，」他滿腔同情似的對我說道，「馬丹是你們出發以前說是你的情人呢，還是出發以後才變成了你的情人的？」

安適氣呼呼地把手裏的茶杯投在桌上。「什麼話呀！」她說。「我並不是他的情人。我們是同伴的伴侶，這就是了。於你何干呢？」

馬丁笑了，他有着一個驚人的笑臉，一個似乎稚氣，又似乎惡毒的笑臉。

「親愛的朋友，」他對魯吉柯說道，「你要忍耐些……但是她的聲調實在是動人的，可不是麼，斯內克？」

是呵，「斯內克過着夢想似的回答道，「真不錯……」

兩位外國人，你們應當原諒我們的朋友魯吉柯，「馬丁接下去說。「他以爲凡是人類都同他自己一樣，在衆人面前愛講心裏的老實話呢。但是，我要請兩位原諒，他的問題實在是我們移民委員會在責任上不得不向兩位提出的。一無忌憚的講着罷，要知道你們是在一個擺脫了一切因襲遺傳的國度了。如果你們是一對情人罷，那麼我們就要把這事實記下來，可是我們決不至於來檢舉你們的。正是相反呢，」說到這裏，帶些新奇的腔調。

「我講話是一點兒忌憚也沒有的，」我於是說道。「馬丹台莎夫斯說的實在是最真話。我們不過是船上的伴侶罷了。」

「什麼！」魯吉柯嚷道。「你們兩個子在這隻船上一塊兒住着，又是送不到社會的束制的，你們的情欲從不會顯得強過你們的傲氣麼？這是『十足完全』的案子了。」他轉向着馬丁，又低聲說了這麼幾句。

「真有趣呀！」馬丁說道。「親愛的兩位同事，我以為再開下去，也許會毀壞了心理學上這對標本人物的可能性的。我主張把這件案子交付給精神病研究院去。」

「贊成，」魯吉柯說，同時向我們投了憐惜的一瞥。
「你呢，斯內克？」馬丁問道。

在前一兩分鐘中間，馬丁本來忙着在筆記簿上寫記，不時向安嬌看一眼。於是他就嘆了一口氣。「好的，」他說道。「當然是精神病研究院。」

「那麼，」馬丁歸納起來說道，「兩位客人，——因為從此以後，兩位是我們的客人了。在他們忙着一步一步修理你們的船的期間，你們寄住在美亞那的中央精神病研究院就是了。你們到那邊去，一切可以放心。那邊會好好兒看待你們，管教你們覺到『固定』的，但是也充分安適，我們要到那邊來看望你們。唉！我忘記了，親愛的同事們：——『個房間呢？兩個房間？』」

「什麼？」安娜說道。「當然哩，兩個房間。可是這些到底是什麼人呢？」她又轉向我說道，「他們的精神研究院是什麼？他們莫不是要把我們放進瘋人院去麼？難道沒有法子想了麼？來，你對他們說說看，彼得。」

「諸位先生，」我開場了……然而我却感覺到可怕的羞怯病又復發來了，這羞怯病是我單和一個同伴過着生活以來治好了兩月光景的。魯吉柯揮着手示意叫我不要發言，同時有着寬恕的笑臉，這在我看來正是無限的輕蔑。過後他說話了，那聲氣傳達了我們的頭上，彷彿安娜沒有存在着似的。「兩個房間，」他用了悠揚而堅定的聲音向馬丁說道，「可是你看見反應的強烈麼？這兩個可憐人着迷似的相信着世故呢！叫個巴士來罷，朋友？」

馬丁按一下鈴，一個穿制服的人便出現了。

「你把這兩個外國人領到精神研究院去，」馬丁說。「我會有直接的訓令給亞歷山大。」

那人行了禮，於是向馬丁俯下身去，對着他的耳朵喃喃地說了幾句。

「唉，是的，還不錯，」馬丁說道。「我忘記專養了……請他進來罷。」

安娜握了我的手。——但是，彼得，請你交涉交涉……這些人以爲我們自己發癡了，否則就是他們自己發癡……他們剛才請着專家呢，我們一下子就要給他們鬧起來了……彼得，你知道我鎮定着，爲的是我這總能夠勇敢。但是此刻我却害怕起來了。」

斯內克向她看了一眼，便對馬丁做了一個手勢。

◎

「怪呀！」馬丁說道。「恐怕……道我有三十年沒有看到了。」於是他結末說一句「偉大的天才，」彷彿他在戲院說着似的。

門開了，走進一個滿腮鬍子的人，穿着一種彩色斑斕的內衣。

「日安，奧古斯德，」馬丁說道。「我送我們這兩位朋友到精神研究院去，要你的證明書。」

那人閉上了一隻眼睛，看着安娜和我。

「她，」他說道。「用不着什麼疑惑……是區人的……肌膚的光澤恰好……照我的趣味，也許英國風韻太多了些，然而這不是我的趣味問題……他……沒有這麼好……似乎沒有這麼好……但是特殊的……美妙的曲線……（他用大拇指在空中畫着我的臉頰和下巴的輪廓）唔！這就得了。我可以把他們兩人帶去的。」

馬，被我站起身來。

「先生，」安娜對魯吉柯說道，「看光景，你是很好的好人。應許我不使我們受着什麼損害罷。」

「我應許着，」魯吉柯握了她的兩手說道。「我應許着我們把你們兩位從你們自己的送綑救出來。」

五

我們的嚮導走得很快。我們感到了一種奇怪的不自在的必需：這是在船上剛過了幾個月生活的人們一到堅實的陸地，都要感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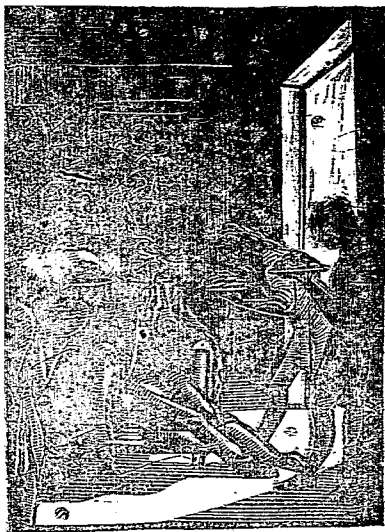
那市鎮希奇古怪。又幽雅又絢爛，好萊索各哥的一目新市鎮，可是仔細看看，却也可以看出各種耐人玩味的特別形象來。

一路上，我們暗自訥訥地讀着各條街道的名兒：「福羅貝爾街，洛塞諾公園，普魯斯特街，歐派里諾斯園，白壁德方場，貝靈坊，羅爾斯忒街」。

「導遊的人們多麼文雅！」安娜說道，「好像是在閱書館裏走着呢。」

我們向我們的同伴探問了一番，他操着英語，可是顯然並不願意使我們明白。「紳士們沒有什麼命令給我呢。各種事情亞歷山大夫夫人都會講給你們聽，她是常幹這一套的。」他這樣地回答了我們的一切問題。

過了一會，他指着一個方場裏頭看去好像大旅館的一所房子，向我們說道：



青年巴子姑娘在耶里曼侍候

「中央精神研究院。」

這是我們去來的住所。周圍的花園裏滿是一簇簇的棕櫚樹，和一堆堆紫色的花朵。

「這太平洋上的風景，你看怎麼樣，安姆？」

「有些瘋人院，」她說，「爲了要使住院的人們快活，是點綴得花園錦簇的。」

這精神研究院裏邊又像醫院，又像博物院。這裏邊一切東西都貼上了標籤。到處見得到時間表計劃表，箭頭指標。「認可的資料，保留的資料，小說家的參觀時間，畫家攝影家的參觀時間。」領導我們去的那人只講了一句話，管門人就是一個鐘搖了三下，發出悅耳的音樂的聲調來，隨即說道：

「亞歷山大夫人就下來了。」

亞歷山大夫人是從前一定很美麗的一個女人。就臉型看來，她是別致的英國人和太希帶人混合種。她一見我們，立即顯出和悅的神情來。雖然她有着一等管家婆那樣莊重嚴肅的體態。可是在那表面狀態之下，也看得出潛伏着的一種有趣的急躁脾氣，使她的談話上平添了不少生氣。

「我從電話上聽到你們的情形了，」她說道，「只要紳士們問斷清楚，什麼就帶單

備好了。你們可要看看你們的房間？」

「我們首先要弄個明白，」安娜說道。

「你們漸漸兒會明白的，」亞歷山大夫人微笑着說道，「但是我們先得看看房間。」

升降梯把我們帶到了三樓。亞歷山大夫人沿着一個長走廊走去，把一道門開了，於是我們迷亂了眼睛。比這更討喜獄的房間，我從來沒有見過呢。色彩的柔和，灰色和紫色，傢具式樣的樸素，四壁半明半暗的色澤，這種設計，在我細想起來，是多麼迎合着安娜的趣味呵，我禁不住對她這麼說了。

「這房間是斯內克先生親自給你們揀定的，」我們的女主人說。

她過去開窗了，從覆着遮陽的圓露台望出去，碧澄澄的一個湖，邊有傾斜着的椰子林的碎影。遠遠的聳立着美亞那的山峯，看去是深紫色的一大塊，襯托着蔚藍的天空。

「這太美極了，」安娜賞心悅目似的說道。「不知誰安排了這一切教我們來欣賞的呢？可是要我們麼樣來報答的呢？我們自由不自由？」

「絕對自由的，馬丹，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在參觀時間，你們應當聽聽紳士們的吩

唔。况且，美亞那是一個島……你們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但是紳士們是那樣的？」我問道。「自從我們踏上你們的領土以來，我們一直弄不明白呢。人們尋着開心似的教我們住在神祕的環境裏。他們對我們說過好幾次了，馬丹，說你到頭會指點我們的。就央煩你講一番罷。」

「請是我極願意講的，」她說道，「可是你們先洗一個澡換一換衣服好不好？……你的房間，先生，就是右邊這一個。你們兩個浴室是門並着門的……」

「不，不，」安娜說道，「我們要知道個底細。文人們是那樣的？美亞那是什麼？精神研究院是什麼？我們要落到怎麼樣的地步？我不是一個能夠糊裏糊塗過着日子的人。」

「那麼，聽着，」亞歷山大夫人關上了窗，請我們坐在椅子上，便說道，「但是第一件事就必要十分安心；你們一點也不會有什麼危險的。給魯相反，……你們要在這裏過幾個星期，再繼續航行……這就是了。……哦，那麼，……你們可還記得英國小說家安東尼·司各脫，在一八四〇至一八六〇年之間很有名聲的，他靠着一部糟糕的著作『黑黑的女性』着實發了一票財，過後不復在文壇上出現了？」

「我知道那位作家的名字，又知道那一個書名」安知說道，「但是『黑鬚的女性』以及司各脫的別種小說，我却沒有讀過呢。」

「這是不讀的好謬，」亞歷山大夫人說道。「但是你們可曾知道：司各脫在一八六一年從荷蘭政府那裏，買進了亞美那島，連同一應的主權。」

「待我付一會兒，」我說道。「好像這故事我會聽過似的。可不是他還把別的作者們帶了些茶給他做伴的麼？」

「正是呢。凡是藝術家，作家也罷，畫家或是雕塑家也罷，只要應許着決不離開這個島，而且遵守島上的法律，他就把地皮免費送給他們住。四十三個移植者跟了他來，這就成了文人的第一代。他們帶來的男女僕人，人數比他們多三倍光景。我們中間又一階級就是那些僕人所造成的；這你們聽見過叫做巴子——就是先前司各脫對他們的稱呼「巴先子」的略音。島上本有土著的居民，人數並不多，却都長得好看；他們儘量地跟巴子們通婚姻，到今過了七十年，就再也沒有純粹的土著了。這島上全體居民不是文人就是巴子；現在總數近一萬，其中有六百文人。」

「但是文人跟巴子的差別怎麼樣呢？只是在他們的出身麼？」

「嘿！不！完全不是！這裏是不問什麼出身的；你屬於什麼階級就由你的工作成績來決定，文人們的職務是絕藝術的。他們寫作者，他們畫着，他們編着樂曲；他們不能做什麼生意，連賣生意也不能做，因為做一做要受檢舉的，文人又不得在身邊帶一個醫。」

「可是他們怎樣過活呢？」

「他們依靠着巴子們過活。我對你們說一個原委罷。巴子們有許多已經發財了。這島上的天然資源是很富足的。橡樹田也有。礦也有。自從殉強公同担保本島獨立以來，本島的軍事費用一點也沒有了。錢只委隨意在這裏工作就很快可以發財。但是富有的巴子們，尤其是他們的妻女，認爲快樂的一件事倒是在騷擾文人們。天天晚上，五點鐘到七點鐘之間，在種田的巴子們家裏，你們會得到滿桌擺列着糕餅，糖果，魚肉，飲料，在桌前常有文人們光臨這麼幾分鐘。青年的巴子姑娘在那裏服侍着他們，達到紳士們能夠誇說的時候，順便搜羅幾句文人們發出的話語，這就是酬報。……」

在我們兩人聽來，亞歷山大夫人顯然很客氣的聆聽裏有着隱約的諷刺意味；然而聽了她剛才告訴我們的一切，我們却暗暗自給琴，想再問問她幾句話。

「可以領着我們去看看文人們吃飯麼？」我問道。

「當然要把你們邀請到他們跟前去的，」她說道。「只要紳士們開始談到你們，你們就在島上很出名了。精神研究院的住客，巴子們總是要見識見識的。」

「精神研究院？」安婦問道。「你得把精神研究院的情形解釋給我們聽聽。」

「這是容易的，」亞歷山大夫人說道。「起初，那些從歐美遠來的在複雜的社會裏難居着的文人們有着成千的問題可以探討；他們要找着舊的資料，庫子裏却有多麼的困難夠他們搜索。到了第二代，可以搜索的資料也還不少。不過說，當時就有我們這裏稱作「美亞那題材」的種種。巴子們的生活呀，巴子婦女和文人們，或是一個女文人和一個巴子的戀愛呀。然而不久這却告竭了。於是文人們開始寫我的，我寫你的了。然而這也惹起了許多文人的嫉厭，在他們看來，事情反而弄得悶透了。不但如此，文人們久已沒有真切的情感，無論在他們自己中間，或是他們的那樣中間，都不再找得到值得觀察的什麼資料了。有的探討藝術作品所引起的那些次等的情感。譬如，像你們那樣，經過了一番流行，如果你是文人罷，那麼你不但要把你的『海外日記』出版，還要把你『關於探外日記的日記』出版。你的同伴呢，又要出版『關於我的丈夫的海外日記』

的日記」。在那裏，還有着豐富的意見。今年美亞那最大的文學傑作是魯吉柯所寫的，共計一萬六千九百頁的『自由』，書名叫做『我寫作麼寫不出東西來』。……可是，魯吉柯的才能究竟不是人人都有的；正像因為文人們帶着種種的『個性』，所以七年前去世的一個殷富的巴子地主創立了這精神研究院，其主要的宗旨是在收集人類的心靈。精神研究院在歐美都有着通信員，他們就把各種有趣的心靈樣本寄到本院來。有時我們在巴子們中間偶然發見了心靈的標本。有時則一個幸運的機會把你們似的客人送到我們這裏來……凡是說明着那些存在於古代羅曼諾克社會的最靈敏的各種情感的標本，紳士們打算儘量收集起來。」

「你叫做羅曼諾克社會的是什麼，馬丹？」

「這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其中人人都不寫這真瑣的，」亞歷山大夫人巧妙地說道。
安嫺和我彼此看了「眼」。

「可是你呢，馬丹，你是那一種人？」安嫺問道。「是文人呢，還是巴子？」

「喔！我？」亞歷山大夫人說道。「我是巴子出身，做着文人的妻已幾二十五年了。我熟知着他們的情形。」

六

如果安瑪和我每邊想起了我們好好的遠行紀錄的中斷，一點也沒有感到惋惜，那麼，我們留在美亞那，至少在起初總該算得幸福了罷。

自然的風景美麗，氣候好極了。我們又受了殷勤的待遇。我們認為朋友的亞歷山大夫人曾經指示我們怎樣用湖邊的浴場；現在我們能夠從各自的台階直到水裏去了——這從安瑪想蠟炬的快樂，為她隨她在水裏的時候，總覺得不自在呢。在藍洋洋的湖裏游泳，覺得見着怪陸離的羣魚在湖裏游來游去，這好不得神呵！在鄉間散着步，後面跟一個小獸，口渴了，叫他爬上椰子樹頂，便從那裏拋下一顆顆滿是清涼的乳汁的大椰果來，這又好不愉快呀。然而我却覺得主要的趣味是在觀察當地人們的習俗。

我且不倦厭倦地指出例子來互相談着的是巴子們那種差不多喜劇式的對於文人們的尊敬。有幾個巴子把文人崇拜到連他們的墨筆所塗過的一張紙頭也收藏起來。我見到一個巫靈的巴子誇示着盤吉極用過的一支碎煙桿，是出很貴的價錢，他從美亞那的古玩舖



止禁都話說過，候時的既用共餘上我，的用最英值發。

裏來的。

在他看來，這好像是神聖的古物。如果美亞那的人們對於寫字和藝術家的態度，我非來描寫一個簡易的輪廓不可罷，我們要用到的字眼該是宗教和救贖。

文人們中間最優秀的是那些住在非現實的自己的想像王國裏的詩人們；他們在世界上，除却想要創造完全的藝術作品以外，是什麼欲望也沒有。他們的雄心是在模倣那些在美亞那受着崇拜的偉大的傳世的人文，例如好許多巴子家裏有着半身塑像的福羅貝爾，他們給建立了廟宇，其中有着他那裸體的大理石塑像的雪萊；每逢誕生紀念日，戲院裏少不得朗誦他的作品三五頁的馬塞斯·普魯斯特等。

現存的文人中間最受尊敬的是亞爾培蒂，他費去了一生的勞力，只爲的是寫三十行的詩一首，這首詩他十八歲時就開始推敲了，到七十二歲剛纔完成。美亞那的藝術生活除了嚴肅的性質以外，還有着義務的性質。戲院裏演劇，大音樂廳裏奏樂都是每星期一次。這些演奏是公益義務的，有着公共祝祭的風味。最重義務是留給文人們的。凡是巴子則非到不可。這規矩沒有什麼虛詞的法律來策勵，而是社會的壓力所夠。巴子如果果不關心於音樂或是文學就是一種劣等人。文人們不再來吃東西；劣的巴子也看不起他

了；到頭差不多總過他的太太好夕支使他勉強裝出尊重恭揚的神情來。

藝術的種種神感受着尊重恰同宗教的種種神驗在別國一樣。美亞那最有名的戲劇作家是彼特羅·散寂宜；他的劇本是美的，但也晦澀到巴子們大部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可是他們，有因此更加稱讚散寂宜罷了。在我們留住美亞那的期間，我們偶然碰到一個事件，這我們看來正是巴子們的態度很好的象徵。

散寂宜心愛的女演員諾意米是敏感到陷於出神狀態的演員。她爲要使自己能上必要的一種神靈賀狀態，她一意要那掌管服裝的在她更衣室的門上不寫她的本名諾意米，却寫她待要串演的那劇中人物的名字。第一夜掌管服裝的忘記更換名字了。諾意米上了裝出台，便扮演了一個並非那個劇本裏所有的角色。旁的演員們聽到她答非所問，竭力設法引起她的注意，要她明白自己的錯誤。然而諾意米似乎沒有看見他們。彼特羅·散寂宜急得快要跳上台去，止住那一種表演了，回頭一看觀衆，却見他們安安靜靜的一點也沒有蠢動。

他讓着那一幕演完。巴子們的拍掌聲裏下了幕；他們互相告語着：散寂宜這作品寫得再高妙也沒有了。

文人們的檢查使公報上登不出這個事件來：那劇本照演出那樣印了出來，把轉夾的文句替代了原文上那一部份的文句，散寂宜又在這上頭給了「一個從另一世界來的人」這一個新標題；這已經成爲美亞那古與了。安娜和我就從亞歷山大夫人那裏聽得了實情。爲精確起見，我少不得來補充一句，我們是愛好這個劇本的。

亞歷山大夫人又曾經講給我們聽：在最近兩三年來，有些年青的反抗的巴子中間起了二個危險的風氣：就是公然否定着文人們的威靈，把他們看做寄生者，要把他們逐出高外去，至少也要除去了他們的特權，迫得他們不得不用兩手來工作。這些年青的人們已經找到了一個理論家，是一個退化的文人，名叫放談·福格，他護着他的弟子們：生活重於藝術。這些年青的人們叫做巴菲爾。一般的公衆看不起他們，把他們當作敗壞的人們；他們的主義沒有怎樣地流布開去，因爲他們差不多總是一經結婚就從邪路回到正常的生活了。

自然巴子們中間產生了一個真正的女人是常有的事。第三代的女人大都是巴子出身。精神研究院有着一個特別的部門，也就是研究室，專門考察着這樣的事例。文人的地位顯然有着各種實際的利益，因此發生種種假冒事件，該也是意想中的事罷。

要說說他們使美亞那完全產生了這一種危險，這固然是說得過分了，然而研究班的導師倒也盡心竭力要做到這地步呢。在這成了他們的職守問題的當兒，那幾個文人是聽不到令人欽佩的。他們對於有些感着受巴子們的險惡來消方便的淺薄的藝術家不免尖之汰寬，這我也許可以責備他們的罷。然而純正的文人的生活委實也很困苦；創作期間似乎正同生育小孩一樣痛苦；創作的心血來潮前後的倦怠期間也就是焦慮和零思的時光。他們差不多都體質孱弱，而巴子們的殷勤勸食又少不得傷了他們的腸胃。我委實敢說一句：要是沒有巴子婦女一心一意的服侍，他們大多數人的生活該要變得受不住了罷。

文人揀中了一個安文人做他們的伴侶是十分稀罕的事。經驗昭示着：這樣的婚姻差不多總要落得很糟。可是美亞那的法律上却規定着：無論那一個巴子婦女，只要有什麼文人立誓說一句她對於他的作品有着必要的作用的證，那個文人就有首先要求跟她同居的權利。

這一來，島上的法律允許着文人和巴子的臨時結合了。這等結合並不使先前締結着的巴子的婚姻因以廢棄，不過把那種種婚姻應定的作用暫時一回罷了。

這是解決問題的巧妙的辦法，可以免得私通事件引起不快的感覺來；把這辦法

介紹到我們本國，怕也是稱心的事罷。至於那幾丈夫的巴子呢？他是把這樣的挑選看做丈夫的榮譽的，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會流傳在每一本文入死後出版，由國家出費刊行的「文人簿」上；這一舉動在社會的聲望上的所得就可以補償他在婚姻上的忠貞性上的所失了。要澈底說明實情，我少不得再添幾句話：我聽得有些文人抱怨着這樣認許給他們的特權呢。他們爭論着戀愛的文學價值完全是從追求戀愛的時候所遭遇的困難發生的。我也得承認我在美亞那所讀到的幾部僅有的好小說都是從前本退巴子的那些人寫的；這也許可以證實了那種理論罷。

文人們的大弱點，在我看來，就是他們喪失了與生活的接觸。在社會的正常狀態裏，藝術家至少在少年時代非奮鬥不可，他的腦子裏留記着種種事情，他的種種愛憎，總之一句話，就是他那種種神祕的積藏。

文人在美亞那一輩子碰不着反對他的什麼舉動。因此發生了令人難信的無知狀態。我舉出最有學識的文人們向安娜和我提出的幾句問話來，讀者諸君怕要當我瞎說的罷。

「在我新作的書裏，少不得要寫到走私犯所經過的多山的環境。」有一團文人對我說道。「但是他們怎麼越過了一座山呢？莫非山上是有什麼道路的麼？」

又有一個就船隻方面的事向我探問了好一會；他不明白舵，權和帆怎樣動用着。自從巴子們從他們手裏接管了這樣的事情以後，凡是關於方法和手段的種種問題在他們都變着生疏了。

只有年老的亞爾培帶在他所造的沒有寫作的長期間，見識過不少的世事。在文人看來，唯一真實的東西就是他所苦必經營的藝術作品，其他我們稱為現實的一切，在他是一種空場或是魚塢。只有他需要着精神的滋養品的時候才到那裏去找尋一番。結果是：雖然我在跟文人們談話的當兒，時常感着大大的愉快，我却也不能說他們的友誼是使我十分滿意的。我老是感覺着他們從我身上凝視着什麼想像的東西。有一次談話中間，他們忽然中斷了話頭，便抬起頭來出着神，彷彿那些想像的東西是在頭上百來尺高的所在縈繞着似的。

他們的情感生活總是他們所創製的作品裏的生活所形成的。要是一個文人離棄他的情緒了，你就可以推定他需要着一個感情破裂的場景呢。如果他放棄了他的妻子，這是因為他要有一個爭風吃醋的場景的緣故。『我必須有一個小姑娘，犯一次亂倫罪，作一響聲才好哩。』我往往聽得兩眼天真爛漫的白髮的老人們對我說出這樣的語來，不由得

老大的駭怪。正惟這個緣故，凡是文人幾乎都過的是這般複雜的生活；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在作品上不曾需要銳敏的欲望給予腦筋的激盪，他們該都是性情純潔而且忠實的也說不定罷。魯吉柯本人雖在我們知道他患着重病的當兒，也非一羣年青的巴子姑娘圍繞了他，很玄妙地跟他逗弄着風情，就不得過去呢。

然而，要是說美亞那的政壇生活是複雜的，那就可以說那地方的政治生活是簡單的。文人們是不肯參與政治的，島上的行政組織就由巴子們的委員會代表着。文人們所行使的僅有的監察權是在公共觀衆，出版物和移民上頭。島上唯一的報紙「文人公報」並不登載什麼，只登載關於藝術作品製作中的詳情以及幾個主要文人道徳方面健康方面的消息。例如，我們進精神研究院那一天，我讀過一篇講到「魯吉柯的出神狀態」的長論文。下一星期的「公報」上開始連載了幾篇關於「文人的夢」的論文，讀着津津有味。雖然文人們放棄了政治，他們却也悶心着牽涉到都市警察的若干問題，尤其是以保持肅靜爲目的的那些條例。

在美亞那的大師們所居住的区域，道路都用柔軟的橡皮製品鋪成，這就除滅了車馬的聲響。禁笛是禁用的，街上除却用磨的時候，連說話都禁止，除非是說得聲音很低

微。安娜的嘆聲聽得柔和，但她也感覺到一個文學隊裏的警察追上來，因為她高聲說：「這是亞爾塔帶的家哪！」這句話。幸而這些異常的聲音，動了亞爾塔帶本心，走到他家屋的窗口，他便調處了這場事故。從早上九點鐘到中午，美亞那是禁止打電話的。爲了幾個特別敏成的文人，政府建有一所「沉默之塔」，其中每個房間都懸用了滾滾滾槽裏的軟木襯着牆壁的。離這個塔四百碼以內禁止行人，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幾個特殊的僕人才可以過去。嫁給文人們的巴子婦女往往在結婚以前，到「沉默之塔」寄住多少時候，便在那裏受着有益的訓練。

安娜以爲許多文人都應該在那個塔上受一番訓練才好，因為我們雖然對於島上的風俗覺得很有趣味，關於我們在精神研究院所受到的待遇也不得不讚賞，可是我們却每天天看着來客的訪問，沒有法子來避免呢。

魯吉柯跟我有着交情了。他曾經向我問過我父親的名字，老是要我彼得·伊凡諾維支；天天早晨還來陪我幾個鐘頭。我呢，也就對他發生了感情。兩個人性格的不同，沒有過於我和他了：我是冷冰冰的人，從不肯把我心底裏的感想吐露出來；魯吉柯呢，是心裏什麼也藏不住的。誰做了他的朋友，他就把自己的魂靈赤裸裸的暴露在我的眼前，他的爲人就如此。這是我所不能採取的態度，却也使我較着興趣，在我是佩服的。就我所知，他算得最純粹的文人標本了：除却他自己的作品和他朋友們的作品，再沒有什麼值得他操心的呢。當我會到他那個時候，他的確是拖着肺病活不下去似的，這他也明白，然而在他年青時代就認識了他的日耳曼·馬丁却對我說過：他一直是那副樣兒的。魯吉柯心裏莫大的悲哀是在我沒有寫作。在他看來，人的一生活果專心於寫稿以外的事物，這一生便糟塌了，他雖有幾個月可活，却自覺着比我當時還有精神——我年青而強壯，滿心打點着做各種事情，這在他眼裏是什麼意思也沒有，正像一個活死人。我相信他最

甚至到了這一層：要叫我前福，唯一的方法是在使我讀到安鄉，這我回想到我國的種種關係。當談話的線索引得我對他聲明：航程雖然長久，我對安鄉的情感就愈單純。愈友愛的時候，我見着他，性格這麼溫和的他惱怒到顯出輕蔑的神氣來；惹得他動氣的就是我的談話裏一種道德的和生理的平衡；我是十分明白自己怎樣地費了勁才達到這種平衡的，我相信這種平衡是美德，這以此自豪。他受不了這種平衡，也就放棄着這種平衡。「不，不，」他拉了我的兩手，看在我說道。「彼得。伊凡諾維支，你講的不是真話。你是在自辱自，你避着不肯省察自己的內心。我很知道，是呵，我很知道，你用以掩蔽你自己的這一種浮游態度不過是一個幌子，你應當有內部的生命呢。」

每逐個離開了我的時候，我老是感覺着慚愧和遺憾；這種感覺是由於我自己貧薄生活上的平處呢，這是由於魯吉柯的病態的自白，這我却永遠弄不清楚。

有些時候，他離了我，去君安鄉，便把他關於我的意見說明一番。

「彼得，伊凡諾維支的舉例上，」他對她說，「最可怕的一點就在他的驕傲取着榮譽的形式，他拿這個把自己包裹起來，而這個又緊塞了他的各種真實的感憤。安鄉希克海洛夫那：你可見到男子們對於幸福對於幸福對於幸福是覺得害怕的，可是他們

倒不知不覺的把自己逼進左路的一百度的牢獄裏了。在地下的牢獄裏，一個人是可以算是他自己。我又覺得在地下牢獄裏要守住自己是容易的，然而要是叫做榮譽的刺刀，叫做道德的刺刀，或在甚至反動的叫作品行叫作世故的刺刀在頭上戳一下，那頭腦就是死頭腦了。

「這樣，彼得傲然自在地口徑自己，接着很有精神的他顯出可憐相來……這就是可怕的事。」

於是把丁安那的手，對她說道：

「安那，空克得洛夫那，請你幫同我來教教他。」

「教他什麼？」安那問道。

「他正在慢慢的理解他真正的自己，我們應當叫他把那真正的自己弄個清楚……這會子他不定他自己的存在，他用騎着他自己困了起來……他漸漸的不知道是什麼戲呢……」

正同他所做的對於自己的分析一樣，魯吉柯不住地做着的對於別人的連續的分析，或達到安那的上方上，他便開始觀察我了。她先對是那麼這那那麼實際的人，現在不再把

我的認錯當作我的愚蠢的表現來接受了。她竭力要向我證明：我所以說着這個意思或是那個意思，是因爲我心裏想着恰巧相反的旁的意思的緣故。這一來，人生變成可憎的了。我甚至走到鏡子前面看着我自己問道：「我實在不是我自己，這句話可是真確的麼？」我開始相信這句話了。從我住在塞亞那的第四星期起，我開始寫「文人」的樣，作我的思想日記。這日記就放在我的眼前，是一本和海水浸得黃黃的稿子。我從這上頭來，兩筆幾則能，因爲這幾則顯示着當時我的焦急狀態。

七月二日 很無聊。我自己問着：如果魯吉柯的話不對，如果我並不是一輩子滾着照我自己不相干的角色的罷。那麼，爲什麼我那麼樣幹？有什麼有這次海行？爲什麼回到法蘭西去？光榮或是聲名並不在我的心上……這可不是魯吉柯所說，爲的是要擺脫我自己？

七月三日 又一次同魯吉柯的談話。他可得對：請是要揭脫我自己。如果我讓一切表面的激動消滅了，那我在這一切底下見得到的真正的自我是什麼呢？這可能會是空洞，虛無，寂靜麼？，我可是我的話語和手勢之外的什麼東西麼？

七月四日 整日在糊上糊，向晚攀登了山峯。精神上鬆舒好了些。做做事，做做

少，我的身體強壯而且瘦了。

七月五日 我，我，我。我究竟是什麼呢？那棕櫚，那海，那遠處的海角，我寫着的那張紙可就是我的一部份麼？如果有人脫離了那一切，還留着什麼呢？現在我忽然想起那一次風暴來，不由得害怕了。我本該已經死了，及不到真正的生活……

七月六日 對不起我的生命。我沒有玩味過生活，我現在並不玩味着生活，我永遠不會玩味着生活了。

七月七日 我深深的不樂。

七月八日 不管我自己怎樣，我總自稱着志人，倒也頗做了類內克的風格，寫起散文詩來。

道特又爬上了波浪的封面，

直立起來，好像山遊的火軍。

夾着木頭滾水的聲響，它又鬆下了。

在浪頭中國大峽的四處——

得，我心裏想道：「唔，我的上帝，如果沒有這話……」

我記得我們一定是這樣說的……

在我死前，我求他給我

一個有着歸滅的淚水滋味的好吻。

這才可以死心塌地的死了。

因為不是今天與是明天，我們總要死的啊！」

看吧，我少不得發狂了。美亞那冷不上我的心意呢，彼得·張伯來臨，抖擻一下精神。

七月九日 我要把我的詩的開端給魯吉柯去看，請他品評一番，這個不健康的念頭在我是抑制不住的。他似乎並不怎樣熱心；讀者對傷害了我的情感。我要變成文人了麼？在另一方面，他終於詩上他稱為「露田的馬脚」却留心了很久的工夫。文人們在別人的作品上所要看的是作者一邊寫進去一邊寫出來的「一種精巧的東西」。

七月十日 魯吉柯送了斯內克寫的一首詩「特教」來給我。（不知道這是間接的送

評呢，還是壞絕的作品？）我記得詩上有幾道四行：

「我不是瞎鬧戀愛的人，我爲了你，少不得風流了；
我的喉嚨乾燥了，我的兩眼望穿了。」

你那嶺着的嘴是天上最美妙的色相，

你那給我甜過的肌膚是心頭最大的苦悶。——

顯然，這是好詩，可是我覺得自己未始寫不出這樣的詩來。我問魯吉柯：這幾行可是斯內克長遠以前所寫的。「不」他回答道，「這是上星期寫的。」魯吉柯走了以後，我去到湖邊散步，過了好些時候，日光，一條條的金黃色的魚，一棵棵的椰子樹，在我好不厭倦呵！自然界最美麗的風光，多麼容易使人厭倦呵！只有完全的寂寞或是永恆的活動，只有佛陀或是懷爾·莫爾，只有虛心才是到幸福唯一的途徑。

抄上了那日記上的雜語，不由得在我心頭喚起我當時的淒涼狀態來。雖然境地非常

的美麗，氣候也柔和，居民也可愛，可是我在美亞那却悶悶不樂；使我忿忿如此的緣故，就因為日耳曼·馬丁似乎當作怪有趣的事，捉弄着我呢。再隔天來看我，似乎一定要叫我妒忌着斯內克似的。而且他又不肯承認我沒有跟安娜戀愛呢。

「我對於我那年青朋友斯內克少不得有些着急，」他比那緩緩的，略略張耳的好聽的聲調對我說道。「他對你那戀滴滴的鄰居看得很心到了，昨天晚上他對我談到了她那一副談話的神情，我是不大贊成的。不但如此，他的工作愈來愈懶，他的作品也愈來愈壞了；他給我看的近作兩首，在表現上又粗獷又肉麻，這是跟斯內克這樣的美亞那大詩人極不相稱的。」

「馬丁先生，你常常對我說過，斯內克是神奇的才子，當然，他是這樣地堪於誇贊安娜的；這於他於她都並不危險……斯內克的才情遠在平常人之上呢。」

「是——的，」馬丁答道，「是——的，然而當『神奇』這字眼用於一個世人的時候，却不應當把這字眼看得太呆板。我記得斯內克和我時常談到性愛問題，他這一個青年在談話上所流露的關於那項問題的知識委實使我少不得驚訝。然而，如果你對於這事情並不覺着不高興，那是很好的。我所以着急只是爲了你，因為照斯內克的行徑，

如果他對她想得太多利害，美亞那的法律是可以把你那法律給他的。就文人的婚姻來說，外國女子是跟巴子相同的。」

「什麼？」我問他道。「我沒有明白。你們該不至於違反了安嫗的本意，把安嫗給他的罷？倘若如此，那就是要動跟野蠻人一樣了。」

「我親愛的朋友！無論如何，你不要相信我們會讓一個平凡的女人，憑着雜性的抵抗，阻止一部傑作的創造的……自然，等待的時期是應當有的，再沒有別有什麼更利於產生敏銳的情緒了，然而我們也不至於讓欲望放縱到成爲廢墮呢。」

我回答了什麼話？我是記不清楚了，只覺着這一定是熱切的，很纏夾的央求的話。他默默地看住了我，於是十分鬼相似的哈哈笑了。

「真……有趣」他說。

太陽照耀着，海是一片紫色，精神研究院的花園裏落花燦爛，可是美亞那變了可憎的地方了。我自覺着陷落在迷網裏，變了最劣等的文人，而我的生命只不過是在自身上頭永恆的尋思罷了。這種尋思是使我慢慢兒中毒的。安娜也一樣，她在我們的旅程中間曾經有過的那種高舉的神色已經消失了，她似乎害着什麼熱病一般，日見消瘦下去，我們不由得急於脫身了。

忽然差不多天天早晨，我總到港口去看看他們把我們的船修得怎麼光景。一個巴子木匠德勝驕地鋪着新板，裝着斜樑，但我問了他可否從速完工的話，他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對我說是沒有得着「紳士們」的命令呢。

我那可憐的朋友魯吉柯只能喘一口氣了；剛躺下身去，打算睡着，他就幾乎上氣接不了下氣。醫生們說他這樣子至多活七天或十天罷了。全美亞那的人們一心關念着這一種死的鬥爭，這確也是一個出奇的光景呢。魯吉柯在留留的幾個鐘頭把自己的病跡述了



的已自把頭就倒地的照顯在可吉魯
來下詩紀人走叫，獨一了這語病

一讀，叫別人記錄下來。（因為他不能再寫樂了）這就叫做「魯吉柯的死」。在我看顧着他的當兒，我會聽到其中的片段，就我所知，比這更美的話句是再也想不起來的。一陣陣的痛苦全都用非常澄澈的思緒和非常老到的形式描寫着。自從我聽到了這一種說死的話以後，死不再是原來那樣奇怪的事；而同戀愛或是風暴一樣，是我的想像上熟識的事了。我們這位朋友是要把他全部力量貢獻於這最後作品的，他閉了兩眼，只留神於他那衰敗的身體的內部工作。我貼着脚尖走進那屋子裏，不由得十分感動了；那邊，凡是最偉大的文人們都靜靜地環立在那垂死的人的四圍，那人閉緊了兩眼躺着，巴子少女們呢，則把那逐漸微弱下去的聲音一絲一毫都聽着記着。就在當時，我恍然大悟了：文人們雖有各種弱點，而從他們的立場，是也有偉大的所在的。

然而在這一種夢魘似的情景裏，這也並不是唯一的悲劇。當魯吉柯氣息奄奄地躺在床上時候，那風雅的斯內克發狂了。至少照文人們所用的這句話的意義，他變得發狂了。文人們所謂發狂，我認爲十分奇怪，不容易使讀者明白呢。讀者必須想：在當態的文人的心目中，現世是夢，而藝術世界則是現實。要是這些價值顛倒了，要是文人當病着的時候，想到生命的真實和重要，以致忽略他的藝術了，那麼，美亞那的醫生們就

說他發狂了。美亞那地方所謂發狂正是神經錯亂的反面，我說這句話，不知道可能叫讀者懂得我的意思？現在斯內克所發作的毛病恰是這個。馬丁曾經皺着眉頭告訴我，斯內克丟開工作，已經好幾天了；我對於這番話沒有覺得多大的重要，我以為這是出於他要看看我的反應如何這一種意願的。然而一天早晨，我却見到馬丁真正着急，而且很愁悶了。

「我們可憐的斯內克」他對我說道，「明天必須叫神經病科專家們診看一番才好呢。只怕他們會叫他進瘋人院去強迫你幾個月。斯內克是這島上最優秀的一個人才，又是大諷人。你可覺得我們錯了沒有？我們文人們遇到外國人來這裏遊歷，看得好像什麼頑意見。他們固然給我們提供了幾種個性，使我們作品上的情味濃厚起來，然而偉大的藝術家創造着人物個性是不受模子的，這等遊歷所造成的弊害也就遠過於應有的利益了。可不是麼？」

他拍拍我的肩膀，便用我先前在他身上從未見過的一種嚴格的脾氣說道：

「看哪。張勃來爾，如果我再做着移民委員會的主席，我是決不讓婦女入境的了。我們的巴子婦女很好，他們都是十分柔順的傢伙，不貪發心干涉男子的生活的……可是

歐羅巴的「女子呢！亞美利加的女子呢！對着這些可怕的傢伙的風流實俗的神態，文人只要把他那精巧無比的心靈機構暴露出來……不，我在文人們中間有着權力一天，我們是不會再幹這一種試驗的。至於你呢，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和你那女伴，你那愛人，那妹妹，——不問你喜歡叫她什麼好——她到要來，還是趕緊走了罷。」

「你的話可是當真的？我們可以離開了麼？」

「這早上，我有命令發給美亞那公共工程隊了，要他們把他的健忘器完工……至遲一星期就得了。」

他這種反常的口吻顯也有其可悲的原因（可憐的風雅於斯內克的發狂，）我聽了，倒自覺着給無比的快樂帶走了，這是我不得不承認的。然而我卻感到：這心情表露得太過分，可就不夠恰氣了。

「請你讓讓斯內克罷，」我問道。「他出了什麼事？可是性命交關的？」

「是呵，」馬丁答道。「事情是這樣，我沒有嚇過你呢。前一陣，我見斯內克很有情地愛上你那朋友了。這件事我原是一不看得怎麼着意的。到前天，我看到他對於自己的工作一點心思也沒有，每逢有人讀起他的詩，他總是不高興答話，於是我想向他提議由

文人婚約委員會出面把這個女子說給他，以三個月或是六個月爲期。……那知道他乾乾淨淨拒絕了，當時我的驚奇你該是想得到的罷。」

「他拒絕了，」我高興着說。

「他拒絕了，」馬，帶着怒意說下去，「回答的話題是：安娜這女子愛着你，這是她張口對他說的，而且除却出於她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又不願得到她。面對着這麼一種神經錯亂狀態，我就有去叫醫生的責任了。唉，唉！這症候竟是有疑問的：他深信着生命的實在了，這正是最危險的一種變態心理呢。今天，在專家們看來，他一定是愈加顯得發昏了，因爲從上一夜起，他發着狂呢；他說詩這東西無非是排列着的字句，他說藝術家個個都是走江湖賣把戲的人，他又說一個鐘頭真正的戀愛抵得過世上一切的好夢！」

「這明明白白是發狂了。」

我聽到這裏不由得要把我的一點俗見表白出來，我自己分明覺着：斯內克一輩子是從來有過比現在更不發狂的時候的，然而這麼說出來可有什麼益處呢？文人們運用着心思不是跟我們一樣的。依照馬了一流的文人所謂「狂」的意義，斯內克是狂人了。

如果我把那一日我的美亞那日記，也就是寫記着自己的心事的最後部分翻開，那

麼，除了下列這兩句，我就找不出其他關於斯內克病情的話來：

「安娜這女子愛着你，這是她親口對他說的話。」

我們的船全身漆過了。裝有幾張發黃色的大帆，這顏色跟海上亮晃晃的藍色形成了愉快的對照。精神研究院門口，亞歷山大夫人已經給安娜接過吻了。「我得請你原諒，」她對我們說道，「因為我把你們這兩個俘虜守了那麼久，這在我心上是十分過不去的。」

「那裏話，亞歷山大夫人，」安娜說，「你倒使我們住得很開心呢……！」

「但願不至於太開心罷，」亞歷山大夫人帶着一個不可思議的苦笑回答道。「我希望着你們後來想起了美亞那，應當覺着些恐怖的滋味才是。美亞那必須叫你們愛着它的反面呢。」

「你知道，」安娜說道，「這我是答應了你的。」他們無疑地嚼着他們早就就這問題所作的種種談話，這些談話我是不會參與的。我走過了幾步，他們又互相互接了吻，於是安娜跑過來趕上我。

日耳曼。馬丁已經來到碼頭跟我們話別。我們別了他，心上着實不好過。雖然他曾經就我們的情緒戲弄過幾分，可是他的才識他的風采却使我們不能不錯過他了。唉，唉！我們這次短期的遊歷盡夠我們結交了不少的朋友再分散呢。先前在同一海灘上會着我們的三個法官。在我們離境時候，到的只這一個。安娜的眼圈兒紅了，恐怕我的也紅了罷。馬丁是優秀的文人，擺脫了這等思想（一種最厲害的變態心理）的，他一見我們感動了，就掏出了他的手冊，記上一筆。

巴子水手們把一箱箱的伙食放到船上。美亞那的人們接待我們是很爽氣的，我們便帶走了不少的食物和水，多過我們到大帝帶去的短程上所需要的。馬丁喜歡講些細碎的瑣節；他再四說着：要把我們離境的情景編成一書，放在他自己有一部著作裏。我們說了一再會一節詩歌，他對我們說：

「一帶風帆起，可是沒有雨滴來，告訴我這故事怎樣結束的。」我們搖着船，慢慢地離開去，於是我們繞過了地角，那可憐的魯吉柯的墳就在這地角的盡頭，好些赤色的岩石中間。在別一邊棕櫚樹叢的中間，那白屋子遠圍着種滿了花的露台就是瘋人院，斯內克無疑地正在那裏夢想着安娜的太真切臉呢。太陽沉沒在金風花顏色的天際了。玩

上起了微波，好像是投過一夥石子的湖面。

紫紅色的雲塊轉了灰色，便即消滅了。我們頭上閃爍着初現的星星。安娜和我坐在甲板，就文人們的專談了好一會。這時刻，平靜的海已經使我跟文人們隔開雲霄了，我們對於一種壯麗的奇怪的情景，可還在心上留有很甜蜜的印象呢。

「是呵，」我誘惑，「他們擺脫了事物的觀念，這其實也就是人類各種努力所毀滅的方面呢。別國人用了魔術，宗教或是科學這種手段克服着事實。文人們則抄了近路。他們到得我們的前頭了。」

「這是不錯的，」安娜說道。「只是我疑惑着，他們自由了呢，還是只不過憤願自以為自由罷了？他們可是幸福的？」

「這要看……我以為魯吉柯是幸福的。」

「是呵，魯吉柯是幸福的，因為他自以為幸福呢？……無論如何，他的日記……在我看來，像那日記上寫着的生活，凡是真正幸福的人是不會覺着要經歷兩次。……彼得，要是你願意，我們不妨說，魯吉柯是不幸的人。知道怎樣逃避他自己的不幸的。」

「幸福可不是就在這上頭。」

「不，」她抱着一種得意的自滿似的搖搖頭說道。「不，我以為極極的幸福這一種狀態是有的。」

她沉思了一會，便接下去說道：

「那麼，斯內克呢？你可要說斯內克是幸福的麼？」

「看到他會見了你那時候為止，他原是很幸福的。你可記得，我們初到那一天，他有着好像年青的神一般的神氣麼？可是你却把他帶到了凡世。他必須等到那樣一種震動過去了，再颯颯然超升。斯內克是可以得救的，馬丁呢，我沒有什麼希望了……」

「我很喜歡馬丁呢，」安娜說道。

「唔，我也喜歡的，可是我不知道所以喜歡的緣故。」

她在暖洋洋的空氣裏，作了一次深呼吸，於是用舌頭在嘴唇上舔了一陣。

「哦，好一種鹹滋味，」她說道。於是她回到女人們：

「日後怎麼樣？他們會變成了怎麼個樣兒的呢。再過二十年，不知道美頭那會像什麼一樣呢？」

「誰知道？恐怕全體巴子都要變到女人，找不出人來耕地，燒柴，幹各種的事了。」

恐怕因了飢荒，委焉的人不知不覺地要滅盡了罷。」

「從別方面來說，或者，」安娜說道，「巴子們會起來反抗的，他們覺悟到自身給幻覺擺佈得太長遠了。一定會把文人文化完全摧毀的呢。」

「一切是可能的，親愛的安娜，一切總是可能的。」

安娜拉了我的臂膀，親自把那臂膀放在她的肩上。升起月亮衝破了銀色的流雲。

「跟偷賊」兩邊的微波進出了輕微的水響。

安娜身上又微妙又醇濃的肌香，夾雜着海上晚間的清氣。我想起了可憐的斯內克的時候，「你那磨擦着的嘴是天上最可愛的色相；」等到我慢慢晃向着那嘴俯下身去的時候，要不是我抱着一個古怪的成見，生怕有一個巨大的文人躲在靜夜的窠縫後面偷聽着我們，我就該算得十足幸福了罷。

2201320

一九五八年 五月 拾 叁 日

文 人 島

每冊售價
幣 國 幣 外
元

原 著 者

法 國 莫 洛 復

譯 者

胡 仲 持

出 版 者

珠 林 書 店

總 經 售

科 學 書 店

桂林桂西路七十四號

印 刷 者

三 戶 印 刷 社

： 印 刷 廠 下 有 印 刷 設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八 月

